

## 容龍別墅明星聚腳點

過來人

### 香江憶記

港人在上世紀的另一處旅遊熱點就是位於青山公路十九咪的容龍別墅，它鄰近青山灣和咖啡灣，一九三九建成，於一九八九年被聯邦地產購入並在同年年底拆卸，一九九三年除小部分改建成容龍酒家之外，其餘地方都改建成容龍居。

容龍別墅面向青山灣，故此四周林蔭翠綠，而且一望無際的海景盡入眼簾。別墅除設有小餐廳外，更設有泳池及小型動物園。顧客可以於這裏游泳和打麻雀，故此每逢假日都會出現人頭湧湧的場面。於五六十年代，因別墅大部分以露天茶座為主，自然成為拍粵語片的熱門地點，更是明星的拍拖勝地。一九六三年，林鳳與麥基便於這裏拍《金屋雙嬌》，而謝賢與羅蘭亦於一九六五年在這裏拍攝《情海茫茫》。新馬師曾、白燕及張活游等都來過，謝賢與嘉玲更用小艇於對出的海灘登岸，特地來這裏嘆茶。



▲容龍別墅是昔日粵語片的取景勝地

作者供圖

## 門內門外

鄧儀

### 文化經緯

連日降溫，漸入寒冬。文壇、影壇亦然，不斷有人離開我們。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傳來噩耗——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逝世，享年七十七歲。說起他的電影，不禁聯想到情色，比如《戲夢巴黎》、《偷香》，還有「聲名狼藉」的《巴黎最後的探戈》。最爲中國人熟悉的，自然是其一九八七年執導及編劇的《末代皇帝》。

毋庸置疑，《末代皇帝》是貝托魯奇導演生涯的巔峰，也是電影愛好者的必修課。它贏得第六十屆奧斯卡金像獎的九個提名，包括最佳影片獎、最佳藝術指導獎、最佳攝影獎、最佳服裝設計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剪輯獎、最佳配樂獎、最佳音響獎和最佳改編劇本獎。電影摒棄宏觀敘事的模式，雙線平行，閃回敘事，從個人命運在時代潮流中的無可奈何和隨波逐流的視角，展現末代皇帝的一生，從溥儀牙牙學語開始說起，時間經過了晚清、民國，還有新中國的成立，溥儀在時間長河中，無法左右自己命運。

還記得當時大學電影課看的版本是近四小時，中途數次想放棄，終究還是看完了。尊龍、陳沖的演技讓人戰慄，電影的攝影、光線、構圖、鏡頭語言皆好，尤其是光線，拍出了沒落清宮的寂寥淒清，即使人多的戲也透着



▲貝托魯奇的代表作之一《末代皇帝》

劇照

### 柏林漫言

兒子在柏林的國際學校上學，學校大約一半多是德國本地人，一半是來自各個國家的外籍小孩。國際學校授課以英語為主，德語是必修，學校主辦的課外興趣班有法語、意大利語和中文，分別按初級和中級各分了兩個班。我沒有想到，中文班竟然是最熱門的語言興趣班，報名第一天便報滿。

那天兒子放學回家，激動地跟我要求說也要參加學校的中文興趣班，我一頭霧水，說：

「你的中文水平應該不需要參加給外國小孩的中文學習班了。」

兒子有點失望，跟我解釋說：「因為我最好的兩個朋友都會說中文，他們中文說得很好，但在那個班上。」

「他們是中國小朋友？」  
「不是，賈可布是英國小孩，喬納斯是德國小孩。」

昨天接兒子放學的時候正巧碰到了喬納斯的爸爸漢斯。漢斯熱情跟我說：

「喬納斯特別喜歡中文，經常跟我說今天又

# 耕字而居：李娟的「植物性」書寫

賴秀俞

### 燈下集

烏倫古河從東往西流，橫亘阿爾泰山南邊廣闊的戈壁荒漠。大旱之年，李娟的母親在烏倫古河南岸廣闊的高地上種了九十畝葵花地。長日漫漫，第四茬向日葵種子終於發芽，李娟在耕種生活中開始寫她的小说《遙遠的向日葵地》。

在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中，各種經驗對於當代人而言似乎唾手可得。然而，在全球化語境中如何處理個體經驗之獨特性問題，卻成為這一代中國年輕一代作家共同面臨的難點。來自新疆的李娟似乎很輕盈地掠過了這個問題。她的「邊地」書寫取法自然，植根土地，自成一派。李娟的文字中沒有複雜的修辭，因為原始的土地也沒有。若在「非虛構」的敘述框架中觀照她的書寫，更可發現其中熔鑄了日常性的底色與想像力的飛揚。例如在《阿勒泰的角落》中，李娟寫：「當我一起起巴拉爾次的月亮……我的身體就被洞開，通透透徹。魚在我的身體裏游，水草舒展葉片，無論是什麼，觸着我的身體就會輕輕下沉……巴拉爾次的月亮是世界最奇異的事物，它圓得不可思議。而這荒野中的其他事物，無論什麼都是沒有規則的，隨便地擱在大地上，線條凌亂，形容粗糙。巴拉爾次的月亮又是那麼的明亮，世界上的任何一種光芒碰到它都會『啊』地嘆息。不由自主呈現與它同樣的質地……」

劉亮程早有明言，土地會像長出麥子和苞穀一樣長出自己的言說者。李娟離開城市，書寫邊地。新疆得天獨厚的自然地景呈現在李娟的文本實踐中，便是萬物有靈。從《九篇雪》到《冬牧場》，再到《阿勒泰的角落》、《我的阿勒泰》，李娟通過描畫阿勒泰的自然風光、人情世故，企圖在邊地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日常中的「小傳奇」。阿勒泰像一個自在生長的植物，李娟的文字賦予其充足的生命力。

然而，李娟對邊地的書寫不僅僅只有「地」



王德威提及沈從文在《燭虛》中將自然喻爲「孕育衆生」之物：「自然既極博大，也極殘忍，戰勝一切，孕育衆生。螻蟻，偉人巨匠，一樣在它的懷抱中，和光同塵。」李娟的自然之「物言」則更進一步，其文字中呈現出的以物觀物，讓自然之「物」自我言說，實乃摒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痼疾。

值得注意的是，作爲一名生活在游牧地區的漢族人，李娟的寫作身份一直都是一位旁觀者。她的書寫幾乎都是站在一個旁觀的角度上來審視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包括她自己。她並不屬於這片土地，這片土地卻一直成爲其最關切的書寫對象。李娟一再直言她對土地的歸屬感：「我去過很多地方，住過好多房子，睡過各種床。我想，這一切都是暫時的。所以，我從不會畏懼過生活的改變與動盪。」我還有一個夢，就是過真正與大地相關的生活。這個夢裏，我有一塊土地，有一座結實的房子。」這透露出對家園的渴望與追尋。結合李娟邊緣的寫作身份、對土地的描畫以及對勞作的書寫，又可從中窺見家園、書寫與耕種之間相當隱蔽而十分重要的聯繫。在《文心雕龍》中，劉勰以紡工織布喻文章的篇章結構。其中《神思》有言：「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此外，劉勰又以裁縫喻文章中的文字連綴，《章句》曰：「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以上二者，都指明了編織、裁縫等工藝與文章書寫技藝之間的緊密關聯。於李娟而言，耕種之於書寫或與紡織之於文章相類，對土地的耕種，一如對文字的經營。李娟本不屬於這片土地，她曾說她母親擅長到來，而她自己擅長雕刻。但她通過在文本中對土地耕種的描畫，實現了在文本外對精神家園的塑型——通過書寫獲得了自身自由靈魂的領地。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李娟在文本實踐中「耕地」，不如說她在現實生活裏「耕字」。而「耕字而居」，才是李娟筆下所呈現的最具意義的寫作向度。

資料圖片

## 個中滋味

陳紓婕

，個個都有來歷。

傳說中，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布衣，當和尚，當乞丐，有一日落落街頭，餓的狠了，就撿到了別人丟棄的已經腐壞的豆腐，下鍋油煎，遂成美味。後來甚至帶入軍中，飲酒吃豆腐，不亦快哉。

再說紹興徽莧菜梗，傳聞起於吳越。吳國大勝越國，越國國貧民窮，無奈之下，百姓只好以野菜充飢。一老者，於山中得一人高的莧菜，莖葉都吃了精光，只剩下莧菜梗，煮不爛，燒不透，又不捨得扔，索性存於瓦罐。不料數日之後，瓦罐中，異香撲鼻，蒸而食之，滋味絕美，從此流傳。

不僅是我國，遠在法蘭西的藍紋乳酪，已有兩千多年歷史，被稱爲乳酪之魂，也是多爲喜臭者所愛的。藍紋乳酪對誕生地要求苛刻，早在一四一一年，法國皇帝查理六世所制定的皇室憲章就規定：只有在康巴魯天然石灰岩山洞內成熟的乳酪，才有資格被稱爲洛克福特乳酪，可謂是得到了官方認證。

至臭者，恐怕得數瑞典的鮭魚罐頭了。據說，在瑞典，要打開一個發酵鮭魚罐頭，講究頗多。首先，要通知鄰居，注意避讓，建議在露天使用。其次，鮭魚罐頭是不可帶上飛機的，以免空

中爆裂，遺臭萬年。最後食用時，如果感到不適，需要通風，且做人工呼吸……

對「奇臭無比」食物情有獨鍾的人，要麼是一身是膽，勇於挑戰未知；要麼是初生牛犢，知其臭，但不知道究竟有多臭。再要麼就是，歷經人間，擅長從聞起來臭的食物中，咂摸出豐富的味道，滿足味蕾和身心。

說到底，中西方對滋味的追求，誰也不亞於誰。

中國菜講究火候，靠的是眼力見，靠的是廚師的技藝和經驗。火候一詞兒，十分精妙，頗有玄學的意思。西餐的加熱時間，溫控，用的是計時器，溫度計，用科學的方法講究精確。

說到底，雙手，刀叉，筷子，都是進食的工具有；鼻腔，舌尖兒，味蕾，都是探索滋味的入口。只要滋味還在記憶裏，許多人和事，就永遠不會逝去。

在這「個中滋味」裏，有童年，有家鄉，有故人，有萬種風情。現代化讓許多城市都在無限趨同，只有兩種東西仍舊在對抗著現代化的洪流：一種是方言，一種就是美食。我們接受變化，我們也守得住滋味。

人間有萬千風味，勇於去品嘗，才能體會「個中滋味」。